

清代學術名著叢刊

語詞之義，雖繁於歸雅，幾于爲日，茲斯爲此，每有爲難，誰肯爲此，若斯之類，皆約舉一隅，以待三隅之反，蓋古今異議，別國方言，類多助語之文，凡其散見於經傳者，皆可比例而類，綱類長之斯，義式古訓者也，自漢以來，說經者，宗尚雅訓，凡情義所在，既明義之矣，而語詞之例，則略而不究，或卽以實義釋之，運使其文，扞格而意亦不明，如由用也，敵道也，而又爲詞之於若，皆以用與道釋之，則尚書之別求，開由古先哲王，大誥猷爾多邦，皆文義不安矣，此舉一以例其餘從言說與彼所也，訓賄也，而又爲詞之用，若皆以所與訓釋之，則尚書之各通，有功豐水，故

經傳釋詞 自序

二

同毛詩之風雨，彼除鳥鼠，彼去皆，文義不安矣，不弗也，否，不也，不夫也，而又爲發聲與承上少詞，若皆以弗與大響之則，尚書之三危，既宅，三苗，不敘，我生，不有，命在

〔清〕王引之 撰 李花蕾 校點

經傳釋詞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清代學術名著叢刊

語之釋，筆於爾雅，與手爲目，茲斯爲此，每有爲難誰
告，爲昔若斯之類，皆約舉一隅，以待三隅之反，蓋古今
異語，別國方言，類多助語之文，凡其數見於經傳者，皆
可比例而知，觸類長之，斯善式古，自漢以來，說
經者宗尚雅訓，凡實義所在，經
則略而不究，或卽以實義釋
不明，如由用也，猷道也，而又
釋之，則尚書之別求聞由古
文義不安矣，此舉一以例其
之用，若皆以所與蹈釋之，則尚
經傳釋詞自序



〔清〕王引之 撰 李花蕾 校點

經傳釋詞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經傳釋詞 / (清)王引之撰; 李花蕾校點. —上海:
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6.3

(清代學術名著叢刊)

ISBN 978-7-5325-8014-9

I. ①經… II. ①王… ②李… III. ①經學—古漢語
虛詞—訓詁 IV. ①H16②H141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6)第 045028 號

清代學術名著叢刊

經傳釋詞

[清]王引之 撰

李花蕾 校點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網網址: www.ewen.co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850 × 1168 1/32 印張 9 插頁 2 字數 173,000

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—2,100

ISBN 978-7-5325-8014-9

H·141 定價: 28.00 元

如發生質量問題,讀者可向工廠調換

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

上海交通大學經學文獻研究中心項目

高郵二王著作集

主 編：虞萬里

副主編：黃曙輝

點校人員（以姓氏筆畫爲序）：

王園園 李花蕾 沈毅驊 馬 濤 徐煒君

張 鉉 張靖偉 程羽黑 虞思徵 鄭 蕊

趙思木 樊波成 龔志偉

高郵二王著作集出版說明

顧炎武《日知錄》和《九經誤字》牘導清代校勘、考訂式學術筆記，邵晉涵《爾雅正義》則開啓學者字韻書疏證。乾嘉以還，學者由經而史，而子而集，潭思深研，時術密藝，一時名著如姚黃魏紫，各盡其妍。其中獨樹一幟，卓爾堪傳，傳且能久者，當推高郵王念孫、王引之父子所著《廣雅疏證》《讀書雜誌》《經義述聞》及《經傳釋詞》四種。

王念孫，字懷祖，號石臞，亦作石渠，乾隆九年（一七四四）三月十三日生於高郵里第。幼年隨其父禮部尚書安國寓京，生而穎悟，四歲讀《尚書》，隨口成誦，已有神童之目。十歲讀遍十三經，旁涉史籍。二十一年（一七五六）安國延請碩儒戴震館於家，使念孫從學。相從一年，念孫問震曰：「弟子將何學而可？」震沉思良久而曰：「君之才竟無所不可也。」期許甚高。二十二年（一七五七）遭父喪，扶柩歸里，從同邑夏嘯門學舉業。服闋，應童子試，州試第二，府院試皆第一。年十九，娶吳恭人。此後數年，與江都汪中、寶應劉台拱、興化任大椿、歙縣程瑤田等書札往返，討論古學。三十年（一七六五）乾隆巡幸江南，念孫以迎鑾獻頌詔賜舉人。明年會試不第，在京購得江永《古韻標準》，始治古韻之學，返里後

取三百篇反覆尋繹，分古韻爲二十一部。後兩試春闈皆不第，在京得謁朱筠之門，與談六書精義，始研治《說文》字學，並爲朱筠校正小徐本《說文》《大戴禮記》等。四十年（一七七五）中進士，殿試賜二甲第七名，改翰林院庶吉士。旋乞假歸里，獨居於鄉邑之湖濱精舍，窮蒐冥討，著述盈箱，爲日後著《廣雅疏證》《讀書雜誌》等奠定學術基礎。四年後入都，供職翰林，恒日手一編，不與人事。次年補行散館，以試《日處君而盈度賦》列一等第五名，奉旨任工部都水司主事，自是與治水結不解之緣。因字學精深，於四十七年（一七八二）充任四庫全書館篆隸校對官，成就卓著。四十九年（一七八四）補工部虞衡司主事，次年，擢工部營繕司員外郎，保送御史。明年，擢工部製造庫郎中。五十二年（一七八七），奉旨從工部侍郎德曉峰往勘浙江海塘工，次年，補陝西道監察御史，明年，轉山西道監察御史，又轉京畿道監察御史。嘉慶二年（一七九七），轉吏科掌印給事中。四年（一七九九）正月，密草奏疏《敬陳剿賊事宜摺》彈劾和坤，指責和坤受乾隆「知遇之隆，位居台輔，爵列上公，不思鞠躬盡瘁，惟知納賂營私，圖一己之苞苴，忘國家之大計，金錢充於私室，鋪面遍於畿輔」，謂「和坤之罪不減於教匪。內賊不除，外賊不可得而滅也」，並以乾隆比帝堯，嘉慶比虞舜，而將和坤況共工、驩兜，直逼嘉慶誅殛和坤。佞臣伏法，天下稱快，念孫亦因此英名遠播。旋奉命巡視淮安漕務，特授直隸永定河道，九年（一八〇四），予四品頂戴，實

授山東運河道，十三年，調任直隸永定河道。嘉慶十五年（一八一〇），永定河洪水泛濫，兩岸同時滿溢，念孫具奏，自請治罪，得旨以六品休致。適長子引之自河南學政歸，乃迎養於京邸。自後除隨引之往濟南學署數年，皆在京城生活。晚年嘗病手足偏枯之疾，猶忘憂忘食，銳意著述，終成《讀書雜誌》八十四卷。道光十二年（一八三二），正月二十四日，卒於北京寓所，年八十九。

念孫一生著作豐贍，《廣雅疏證》《讀書雜誌》外，已刊者尚有《方言疏證補》一卷，《釋大》八篇，《毛詩群經楚辭古韻譜》二卷，《王光祿遺文集》六卷，《王石臞先生遺文》四卷，《王石臞文集補編》、《丁亥詩鈔》一卷，《春圃府君行狀》一卷，未刊稿本有《雅詁表》二十一卷，《爾雅分韻》四卷，《方言廣雅小爾雅分韻》一卷，《古音義雜記》不分卷，《雅詁纂》一卷，《疊韻轉語》不分卷，《周秦韻譜》一卷，《兩漢合韻譜》十七卷，《諧聲譜》二卷，《古音索隱》不分卷，《雅音釋》一卷，《逸周書戰國策合韻譜》一卷，《說文諧聲譜》不分卷，《諧聲表》二卷。其他《群經字類》《六書正俗》《說文考正》《讀說文札記》等，雖未定稿成書，而經義卓見，皆爲日後著作所取資。其校讀他人著作，時有簽記，後人輯錄，因有《爾雅郝注刊誤》《說文段注簽記》等，亦可覘見王氏學術見解。

王引之，字曼卿，又字伯申，念孫長子。乾隆三十一年（一七六六）三月十一日生於高

郵里第。生而弱小，幼而聰穎，五歲啓蒙，篤志於學。年十七，補博士弟子員。旋進京侍父，入國子監肄業。年二十一，應順天鄉試不售。次年歸里侍母，從事文字、聲音、訓詁之學，日夕取《爾雅》《說文》《方言》《六書略》《六書故》等研讀求索，於諧聲一端特有見解。復研習顧炎武、江永、段玉裁之小學著作，折衷其父《毛詩九經音》之旨，於古韻有較深之領悟。同時撰《周秦名字解詁》一書，後收入《經義述聞》中。乾隆六十年（一七九五）順天鄉試，策問五經小學，古韻部分異同，以條對出人意表，援證詳賅，斷論精確中式。嘉慶四年（一七九九）及第，會試、殿試以一甲三名賜進士，授翰林院編修。六年（一八〇一）散館，簡放貴州正考官，八年（一八〇三）大考擬潘岳《籍田賦》，欽取一甲三名，擢侍講，旋充日講起居注官、詞林典故館總纂。簡放湖北鄉試正考官。嘉慶十二年（一八〇七）、十九年（一八一四）先後簡放河南、山東學政，頗有政績。二十二年（一八一七）奉命往福建治李廣芸被誣自經之獄，使李氏冤情得以昭雪。此後十年，遷轉禮部、吏部、刑部、戶部左右侍郎，充仁宗實錄總裁官、國史館總裁、經筵直講大臣等。道光七年（一八二七）擢工部尚書，八年（一八二八）署吏部尚書，十一年（一八三一）署工部尚書。十四年（一八三四）十一月廿四日，以工部尚書卒於京城寓所。

引之所著有《經義述聞》與《經傳釋詞》二種，及《廣雅疏證》卷十上、下「釋草」以後部

分，《字典考證》十二卷，《王文簡公遺文集》八卷，《石臞府君行狀》一卷，《王伯申文集補編》二卷等。

《廣雅疏證》十卷，王念孫撰，附王氏校正隋曹憲《博雅音》十卷。爲念孫第一部用力之作。經始於乾隆五十三年八月，稿成於嘉慶元年，歷時八載。嘉慶初年有王氏家刻本，道光以後，淮南書局據家刻本重刊，《清經解》與《畿輔叢書》亦如是。民國時，《叢書集成初編》據《畿輔叢書》本影印，《四部備要》則據家刻本排印。一九八三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據上海圖書館所藏嘉慶本影印，附以羅振玉《殷禮在斯堂叢書》本王念孫《廣雅疏證補正》。一九八三年中華書局據家刻本影印，參校《畿輔叢書》本斷句，後附《廣雅疏證補正》。一九八四年江蘇古籍出版社以家刻本爲底本影印，前有徐復所撰《弁言》，《清儒學案》卷一百一王念孫、王引之傳，後附《廣雅疏證補正》及詞目索引。

《讀書雜誌》八十二卷，《餘編》二卷，王念孫撰。係於經部之外對史部如《逸周書》《戰國策》《史記》《漢書》《後漢書》，子部如《管子》《晏子春秋》《墨子》《荀子》《淮南子》《老子》《莊子》《呂氏春秋》《韓非子》《法言》，集部如《楚辭》《文選》和部分漢碑所作校勘與考訂。書繼《廣雅疏證》之後，於嘉慶元年開始陸續撰寫，十七年後陸續付梓，至道光十一年（一八三一）撰畢刊成。其中《後漢書》和《老子》以後數種係其歿後長子引之從遺稿中檢尋編

成，次年附刻於後，殆屬未成之稿。《雜誌》校正各書傳寫譌誤、衍奪、倒文計二千數百條，並於《淮南子雜誌》後總結古書譌誤之例六十二條，足爲校勘古書之範式。同治九年金陵書局據家刻本重刊，光緒間鴻文書局、點石齋、鴻寶齋皆取家刻本付石印，一九三〇年商務印書館排印後收入《萬有文庫》，一九三三年商務印書館《國學基本叢書》、一九八五年中國書店皆據《萬有文庫》本影印。一九八五年江蘇古籍出版社亦據家刻本影印，一九九一年中華書局據金陵書局本斷句影印。道光九年嚴杰纂輯《清經解》，選取《讀史記雜誌》和《讀漢書雜誌》中有涉經義者若干條，編爲二卷，次於所收《廣雅疏證》後。光緒十四年王先謙編《清經解續編》，以《逸周書》爲《尚書》類文獻，故收入《逸周書雜誌》四卷。

《經義述聞》三十二卷，王引之撰。書係對《周易》《尚書》《毛詩》《周官》《儀禮》《大戴禮記》《禮記》《春秋左傳》《國語》《春秋公羊傳》《春秋穀梁傳》《爾雅》十二部經典之校勘和語詞考釋，重點在補正古書中訓詁後人未能發明者。另有《春秋名字解詁》和《通說》，前者發明古人名與字之關係，爲《春秋左傳》之附屬，後者下卷總結古書譌誤、古書文義和文字假借規律，揭示後人誤解誤改古書實例，如《經文假借》《語詞誤解以實義》《經義不同不可強爲之說》《經傳平列二字上下同義》《經文數句平列上下不當歧異》《經文上下兩義不可合解》《衍文》《形譌》《上下相因而誤》《上文因下而省》《增字解經》《後人改注疏釋文》

等，於理解、閱讀古書大有裨益。全書二千三四百條，雖重在訓詁，而校正其中之譌字、倒文、衍奪竟有六百餘條。王氏父子所刻《雜誌》與《述聞》，以統一版式，成書一種或一部即付梓，有所增補則重刻，最後彙集拼合，故《述聞》有數種版本。初刻於嘉慶二年，不分卷；重刻於嘉慶二十二年，增補二百數十條，分爲十五卷；三刻於道光七年，增補五百餘條，釐爲二十三卷；之後數年又刻《爾雅》《太歲考》《通說》及前曾刊刻復又增補之《春秋名字解詁》，總爲三十二卷，至道光十年完成。《清經解》刊成於道光九年，所收無《太歲考》二卷與《通說》二卷，故僅二十八卷。及三十二卷本刊成，學海堂又於卷一千二百零七後增刻《通說》二卷爲卷一千二百零七中，卷一千二百零七下，實爲三十卷。或因《太歲考》無法疊牀架屋且非純粹之經學，故舍之不補。一九三六年中華書局《四部備要》據家刻本排印，一九八五年江蘇古籍出版社據家刻本影印。

《經傳釋詞》十卷，王引之撰。書係擇取九經、三傳及周秦、西漢之書中虛詞一百六十條，參互比勘，予以解釋。以古聲紐喉、牙、舌、齒、唇序次，使人易於理解古代語辭之聲韻關係。前有引之嘉慶三年（一七九八）與阮元嘉慶二十四年（一八一九）之序，蓋其書萌於嘉慶初年，撰於十六年至二十二年，刻成於嘉慶末年。道光二十一年錢熙祚校勘刻入《守山閣叢書》，後鴻文書局、成都書局等多據錢本翻刻、影印或排印。

王氏父子著作留存於世者數十種，然其生前定稿付梓者主要即此《廣雅疏證》《讀書雜誌》《經義述聞》《經傳釋詞》四種。二百年來，薪傳學者，播譽人口，非唯成二王之代表作，抑亦爲乾嘉之學術名著。然雖翻刻、影印，一而再三，至今竟無四種一式之整理本。茲取家刻本爲底本，參取各本優點，以閱讀參考爲要旨，不作繁細校記。古人引書，往往隨心所欲，以致五花八門，故利用標號與點號本身功能，兼顧版式疏密美觀，在儘量統一前提下，稍有變通，使文意層次邏輯清晰，並列專名合理區別，期收原著本意畢現之效。其有曲解二王文意而產生之譌誤，敬請讀者不吝指正，謹先此致謝。

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七日

虞萬里於榆枋齋

《經傳釋詞》整理本序

虞萬里

《經傳釋詞》十卷，爲高郵王氏四種之一，王引之撰。

今人習於語法學名詞，知詞爲與實詞相對之虛詞，復以其在語法結構中位置與功能，乃知有介詞、連詞、助詞、語氣詞之別。而古人之認識、理解、表述則另有一塗。先秦《墨子·經說上》有「且」：自前曰且，自後曰已，方然亦且」之表述，儒門傳《春秋》，亦有「曷爲或言而，或言乃？乃難乎而也」《公羊傳·宣公八年》、「又，有繼之辭也」《穀梁傳·昭公二十五年》之解。秦漢之際，《毛傳》於《詩》中虛詞如「思」、「薄」、「且」、「載」、「忌」、「止」等，多釋以「辭也」，是已將語氣助詞從詞彙中別出作解。繼之若叔師注《楚辭》，康成注群經，邠卿注《孟子》，元凱解《左傳》，景純注《爾雅》，元朗纂《釋文》，乃至叔重著《說文》，野王著《玉篇》，益張大其範圍，語氣助詞外，凡經典中字無實義者皆以「辭」或「詞」解之，或曰「語助」，或曰「語終辭」，或曰「語已辭」。至沖遠刪定《五經正義》，始以語法爲標準，界定「辭」乃「假辭以爲助」且「不爲義」之詞。唯其「假辭以爲助」，而音啞秦越，韻變古今，各以聲韻近同之辭相假，至有假實詞爲助者，於是實詞變虛，虛詞益夥，虛實相混，詞義難辨。後世詮解經

典，遂有誤語詞爲實義者，致使古人文意晦矣。宋呂東萊著《東萊博議》，特撰《虛詞備考》殿於書末。計列「起語虛詞」十七條，「接語虛詞」一百三十九條，其中順用六十三條，逆用七十六條。「轉語虛詞」六十二條，「襯語虛詞」三十三條，「束語虛詞」四條，「歇語虛詞」五十條，其中實寫順寫者二十三條，虛寫逆寫者二十七條。雖僅類次，略作解釋，然大輅椎輪，用心良多。唯其爲時文作法而設，故究心於詞類者忽之。

虛詞專著肇始於元，盧允武以緯著《語助》，一名《助語辭》。蓋承漢唐經師「語助」之解爲名。書取六十六組虛詞，衡以文法，闡述修辭、情貌異同。唯專用己意疏解，頗少古人例證，殆「其始作也簡」，然筆路藍縷之功不可沒也。清袁振千仁林著《虛字說》，書雖一卷，而釋詞一百十五，殿以「虛字總說」。劉武仲淇著《助字辨略》五卷，廣採經傳、諸子乃至小說之虛詞四百七十六字，參以前賢之說，一一作解，所謂「刺舊詁者十七，參臆解者十三」也。書依平水韻分平上去入四聲編排。撮其訓詁之例爲：正訓、反訓、通訓、借訓、互訓、轉訓六類。劉書較盧著更進者，在其起首多引字韻書如《爾雅》《廣韻》等訓爲解釋之標杆，而後博徵四部載籍例句相證，以示信實，間出己意以按斷之。劉毓崧跋《辨略》，謂「近時王伯申尚書著《經傳釋詞》十卷，其撰著之意略同此書，詁訓益精密，然刼始之功，不能不推劉君也」。與伯申《釋詞》相提並論，已高位標置，而推爲刼始，或未知前有以緯《語

助》也。

盧、袁之書，排列無緒，劉著依韻羅列，稍便檢尋，而無虛詞之間內在理路可循。伯申《釋詞》，所釋雖僅一百六十詞，然其編排獨特，以古聲紐喉、牙、舌、齒、唇爲序，即一至四卷爲喉音，卷五爲牙音，卷六、卷七爲舌音，卷八、卷九爲齒音，卷十爲唇音。王氏父子一生之成就，即在「就古音以求古義，引伸觸類，不限形體」，以古聲紐爲次，正足以顯示音啞秦越所用之假借，韻變古今所代之轉注，而使讀者醒悟有得，此《釋詞》所以卓絕前人者也。劉氏辨識虛詞，旨在構文以達性情，王氏詮解虛詞，意主訓詁以釋字義。唯其重構文，顧性情，故將四百七十六字分爲：重言、省文、助語、斷辭、疑辭、詠歎辭、急辭、緩辭、發語辭、語已辭、設辭、別異之辭、繼事之辭、或然之辭、原起之辭、終竟之辭、頓挫之辭、承上、轉下、語辭、通用、專辭、僅辭、歎辭、幾辭、極辭、總括之辭、方言、倒文、實字虛用等三十類。論者多嫌其繁複龐雜，蓋其兼顧多端，標準不一，而其用心之細，用意之密，固有可嘉者焉。唯其主訓詁，定字義，故就語辭之別劃分，錢熙祚跋文稱其分爲常語一百零二次、語助八十七次、歎詞十六次、發聲詞四十六次、通用詞六次、別義六類，論者稱其簡括明瞭。實則《釋詞》所分遠不止此，他如承上之詞十次、詞之轉四次、詞之承上而轉一次、轉語詞七次，以上描述連詞；連及之詞二次，以上描述介詞；大略之詞一次、或然之詞一次、不定之詞三次，以

上描述副詞；發語詞十六次、語終詞一次，以上描述語氣詞；助語詞三次、語中助詞一次、語詞七十二次、問詞之助一次，以上描述助詞；不然之詞二次，以上描述歎詞。他如「狀事之詞」四次、「比事之詞」二次、「願詞」一次等，諸如此類，不一而足，且就中多有前人所用之名詞。究其劃分標準，亦不一致。《辨略》窮蒐虛詞，上下千年，取材遍及四部典籍，乃至方言俗語。《釋詞》原僅取《尚書》二十八篇之文分析，後得乃父啟發，始「自九經、三傳及周、秦、西漢之書，凡助語之文，遍爲搜討」，而東漢以後語料，除個別如《論衡》、漢碑之外，概不錄取，故收詞僅《辨略》三之一。阮伯元譽爲「絕代語釋」，蓋爲知言。《釋詞》之作，殆在二王校證經文，融會經義之後，審其辭氣，紬其義訓，明其音轉，比例條陳而成，故「發先儒未發之覆，解後人不解之惑」，其爲閱讀先秦典籍之用，固不可等閒視之。

高郵二王「終風且暴」、「終溫且惠」之解，早已播在人口，逮《釋詞》甫成，阮伯元爲之作序，一時傳遍士林，聲譽突過且掩沒盧、袁、劉之書，儼然爲研究虛詞獨一無二之著，蓋嘉道間樸學猶盛，書繼高郵二王《讀書雜誌》《廣雅疏證》《經義述聞》之後，宜其獨享盛譽也。傳既久之，學者深耽熟玩其書，漸至有增補者。先是同門陳壽祺弟子惠安孫濟侯經世有《經傳釋詞補·再補》，計「庸」、「一」、「乃」、「而」等十七字之訓釋，約三萬言。同治間，南豐吳華石昌瑩著《經詞衍釋》十卷，詞目一仍《釋詞》，逐條補釋，凡《釋詞》所無之義，